

>>> 目 录

卷首语 1

A.现在(含过去)

笔记/笔记

(时间 空间 事件) 3

B.过去(含现在)

出生之地之一·出现 125

出生之地之二·房子 131

出生之地之三·卓越 136

出生之地之四·致笔记 142

出生之地之五·今夜夜色 154

出生之地之六·那些岁月 160

出生之地之七·面具 163

出生之地之八·另一片家园 166

出生之地之九·一筹莫展 169

出生之地之十·同快乐有关 172

出生之地之十一·同开会有关 175

C.母亲·父亲·女儿

寄至何方 181

岁月不再 184

代替 193

瞬间瞬间 197

D. 忘记

相当漂亮	203
背面无风	206
极地	211
索引	216
曾经相爱	219
劫数,和劫数	222
误入迷途	225
放它通行	228
勿忘我主	231
未来是墙	234
紊乱的黎明	238
头骨	241
临界时刻	244
诱惑的快乐	247
退出感觉	250
平庸时分	253
最初的喜剧	256
补救的颂歌	259

E. 附录(老山垂爱的“粮食”)

领地(组诗)	265
--------	-----

F. 后记

后记	279
----	-----

A.现在(含过去)

笔记/笔记

(时间 空间 事件)

(上)

1

语言的微妙妙不可言。有些时候仅仅一个辞语的微小差别，使人颠来倒去浮想联翩。一个信手可得的事例是，我在帮助艾伦重新挪动了一下餐桌的位置，放上几块餐垫，最后移动了几把椅子之后，他对这一新布局无限满意，绕着那张铺着格子餐布的旧餐桌转来转去，看了又看，说，现在多么美丽，多么美丽。我这里很久了没有女人的触摸家不像个家的样子。不是没有女人，而是没有女人的**触摸**(short of women's touch)。哦哦所有的温婉悲愁，所有对家的依恋对爱的渴切，都在**触摸**一词中尽显无遗。

2

但是，渴切或依恋，仅仅同所谓触摸有关吗？或者，但凡有了**女人的触摸**，家就有了家的样子吗？噢，这样想，想着想着就往**女奴**的方位靠过去了。打住。

3

我原以为，在美国，我至少会待到岁末，或是待到明年春天。我不能想象没有科罗拉多的雪，没有至少足足一季的蓝天，满山黄叶，异乡节日，就这样离开。艾伦说，再过两周，满山的树叶就真地全黄了，鹿，松鼠，还有熊……在旧金山的时候比尔就问，干吗回程订open票喔？艾伦抢先替我作答，因为她可能会多待一些时候喔，她要待过冬天，过了感恩节，过了圣诞节，过了新年，很可能要待到明年喔。我说，可是，也可能，正好相反。艾伦在我的脑袋上老实不客气地拍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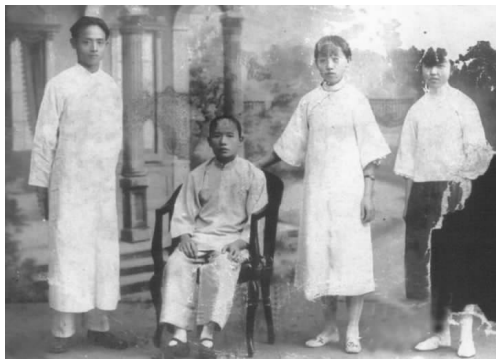
但是不幸，事事言中。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4

按理，这张照片上还应该有一个人。他应该站在圈椅旁边，扶着我外祖母的椅背，如同他的大女儿我的妈妈正在做着的那样。如果此人不负重望，真地在这里——而非他乡——正常出场，我们至



少就有了某种理由，认为：这个画面同我们这群平庸之人的理想人生，在某个契合点上有某种相象。这样，如果，当艾伦，或者别的狐群狗党再到我们家里来，坐在我们家地毯上，啃

西瓜，灌啤酒，听音乐，吃东西（要是那样我们家的地毯不被这帮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才怪！），翻画册，看照片，说：哈，原来原来你们家是这样地呀！唉真的真的很不错嘛！very good嘛有点rich嘛！这样，我们才有了说对呀对呀，哥们儿姐们儿是没有说错呀的可能。这样，就算这张照片落到我们这群不肖子孙之手，被我们之中的谁弄坏了变出一个黑洞，完全错误地咬噬了我那如此年轻的姨妈的大半个衣裙，看上去仿佛是某种预示或者象征；我们也不会去理睬它。我们这一群，闹闹哄哄，叽叽喳喳，用我们长长短短的手指指着我们年轻的（比我们现在年轻得多），严谨的（我母亲是这样描述的），浪漫的（我姨妈是这样记述的），气宇轩昂的（这一点据说是众所周知的）外祖父，指着他们全体，嘻嘻哈哈嘻嘻哈哈；嘻嘻哈哈嘻嘻哈哈。

难道，我们没有理由期待我们的外祖父，正常出场，扶着他的太太我的外祖母，率领我的母亲我的舅舅我的姨妈，再加上我们这一群有可能不是嘻嘻就是哈哈并且无甚指望的子孙们（依据某种理念当时我们很可能正在另一个空间嘻嘻哈哈），向那个站立在他面前的，代表着当年新潮和时尚的，蒙着一块黑布的照相机，投去他在这个世界极其正常，同时，又是极其合理的一瞥吗？

5

很长一段时间，我躺在病床上，茫然望着硕大的窗户，窗户外面的硕大天空。天空仿佛一成不变，高远，灰白，没有蓝色，几乎没有蓝色（那些曾经在我生命中出现过的碧蓝的天空此刻如何生动，如何难以遏止地跃上心头！）。偶而一只飞机如飞鹞般缓缓飘过。在它下面，从窗户望出去，是一大片望不到边际的水泥方块，层层叠叠，层层叠叠。一到夜里，八百万成都人民统统装在这样的或者那样的水泥方块里，这景象叫人郁闷。这是生长在科罗拉多的艾伦

之辈们所不能理解的郁闷。这也是在科罗拉多的山峦中自由奔跑的鹿们所不能理解的郁闷。

Yuki他们俩昨晚打来电话，说正在开车去横滨的路上。我说去干什么。Yuki说不干什么天天关在家里，都关瓜了。我说很好呀安排了一个好周末明天就不瓜了。晚十点又打来了电话。到了吗我问。回说不哦，已经回东京了。什么意思呵，我说，还以为你们会住在那里过周末。Yuki说，哪里嘛，本来以为开到那里去喝咖啡，可找来找去没找到一家好一点的，一人买了一个馒头边走边吃就回来了哟。

6

信·节选(1)

蓝山，知道是谁说“等待是一种幸福”吗？

是雷马克让他钟爱的一个女主角说出来的。

有一阵，我觉得L把我想象成了雷马克的那个女主角。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同L的关系尤其不像现实关系，而像小说关系。但是蓝山，那段时间真地已经遥远了，遥远了。

帕特（就是雷马克、我、L三个人都共同钟爱的那个女主角）年纪轻轻最后死于不治之症。雷马克就是这么安排帕特的命运的。所以我说雷马克一定很钟爱他的女主角。雷马克让帕特到死都幸幸福福的。他没有让他的女主角青春远逝，爱情老去，皱纹横生，对这个世界不再抱期待，不再抱着恋，艰苦卓绝坚持到“时候已到”，才让她死。他不让他的帕特像那个风华绝代客死他乡八十七层公寓房里的孤寂的张爱玲，也不让他的帕特像美艳过全球但是老年闭门谢客的泰勒。哦哦雷马克，有一颗温柔而不冷酷的心的德国人雷马克（愿他的在天之灵已得安息吧阿门！），他让年轻的、美丽的、气质高贵的女主角帕特渐渐冷却的躯体和慢慢飞升的灵魂，那样深深地深深地拥抱在她的沉痛的爱人怀里。他让他的痛失爱侣的男主角的痛苦变成永恒，哀悼变成永恒，创伤变成永恒，爱恋变成

永恒，失去变成永恒。这真是爱情最完美的结局呵，蓝山；这才是爱情最完美的结局呵，蓝山。如果当年，也就是说就是L莫名其妙把我想象成帕特那些年，蓝山，我也早早能死；我估计，在我的坟头，保不准不时会有鲜花（但是离开时需把花朵扯下来，否则会被当地农民拿去转手卖了放在别人坟头上），会有焚烧过的诗稿（蓝山，L可是写过不少优秀而未获认可——世事往往是这样的哦——的诗歌哦），会有默默流淌的泪水（可是谁知道呢）。唉唉，往事不可追忆，未来不可设计。

我记得，蓝山，帕特是坐在那个有着鹰一样嗅觉的女房东——记得当年我们女生宿舍的老监管吗？记得我们系上那个在女生面前绝对没有笑脸的备受更年期折磨的女支书吗？——日夜监视着的公寓楼梯上，等罗比，等到了，说，“等待是一种幸福”这句话的。但是，我后来翻阅雷马克，核对它，又发现我的记忆有误。其实，雷马克是让帕特坐在楼梯上，让她坐在巴黎的寒冷的冬天的夜半的楼梯上，冻得有些瑟瑟发抖。然后罗比回来了，然后，雷马克让帕特仰起她那疲惫的可爱的头，让帕特梦一样看着罗比，让帕特只说：呵呵，我好像睡了一会儿。

那些年读雷马克，读得如痴如醉，满脑子都是灿烂的、泛着金铜色的夕阳和朗姆酒的气味。那时候Bear从上海（那会儿她还在复旦，漂洋过海还是几年后的事）来信，问我好不好？在作什么呢这么久没有信？我回信，说，好。一空下来就躺床上看雷马克。哈！原，来，如，此！Bear说，让那个姓雷的从你床上滚下去！

呵呵，蓝山，那段时光，也是如此遥远如此遥远了哦。

7

作品·节选(1)

一个与我同名的人消逝得太久。她舞文弄墨，干过一点自以为有点名堂的事。有那么几位理应受到尊敬的先生女士以同她结识为幸事。但是她突然不干了。一开始，她拒绝在现代文人须臾不可

或缺的各种媒体中继续露面，最后终于不辞而别。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和缘由。一些尊贵的刊物主编曾经不远万里，风尘仆仆，专程赶到此人家中恳切约稿。可是自尊心却被这个人的任性深深伤害。有些夜里，我同这个与我同名的人相对而坐，那种使我们双方都着迷的夜丁香香气弥漫在整个房间，整个夜空，整个宇宙里。这样的時候我对她说：你，究竟为了什么？

她看着我，看着我的神情一片茫然。

这样的時候我就知道，在她心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无可救药地死去了。我母亲早就具有远见卓识地指出过：跟你同名的那个人太感情用事。她肯定要为此受尽折磨。可不是，我想，来了！

但是她什么也没有对我说。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心心相印仿佛已如阳光下的晨雾或朝露。她作好了一切旅行准备，她那十五岁的女儿推波助澜，为虎作伥，自作主张为她母亲买回一堆体恤、运动鞋、防晒霜、太阳帽、随身听、胶卷，大致属于那种古代旅行者闻所未闻的旅行武装。一个教养有加的女人在一个颇有意义的范围里评论我的同名者说，她她她确是奢化挥霍过了度。这句中肯的评论被我那同名者的女儿听到了。她把那个素有教养的女人请到家中，让座，砌茶，然后，一字一句对那女人说：放-你-妈-的-屁！

那个教养有加的女人对此大受惊吓，其后数月一蹶不振。

关于这次令人不解的旅行，我的同名者在她随身带着的小笔记本里仅有如下记载：

今天是1992年，9月，1日。应该记住这个日子。大概每
一个月的第一天都有一点意思。十五年前那一年，第一个
月，第一天，DD出了世。十几年前她来报到；十几年后她
送我出去遛达，有点意思。

什么意思呢？的确，有点意思。是她女儿DD送她去了车站。她们拎上旅行包，打了的。她一身白色衣裤，很精神的样子。她们比火车早到了四个小时。其实，是火车晚开了四个小时。候车室里人山人海，气味缤纷。DD，我的同名者的女儿，向她母亲提议她们可以

把车站旁边的一个酒店当作候车室。她们就这样干了。她们花了三倍于酒店门外饮料推车上即可买到的矿泉水钱在酒店里面叫了两杯矿泉水,就这样,两个人占用了酒店大厅旁边的整个饮料厅。整个晚上再没有第三个人进入这间又豪华又安静的临时候车厅。从这里您是否可以看出,我的同名者和她的女儿DD身上,的确不合时宜地有那么一股没落贵族的没落气息?自然这个称谓在今天算不得什么,简直算不得什么,甚至还满合时宜,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儿令人钦羡的味道——因为据说时代进步了或者倒退了——但是在当时,这样的作为是令人不齿的。因为这样的人总会不失时机地花光身上的最后一分钱,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舒服或者享受,完全不管明天。从这个意义上,大家想想,那个素有教养的女人对我的同名者的批评,究竟说得上有多错呢?

但是,总之,我的同名者就这样开始了她的漫游。离开酒店的时候,DD拍着她妈妈的肩膀,说,放心走吧,家里有我!

这是关于1992年的某一章。

8

据说我的外祖父向这个世界投去的最后一瞥完全没有方向。有很长时间我时常猜想我的外祖父的最后一瞥究竟投向了哪里:苍天,还是那只枪筒?按理说那只枪筒不应该对着他。因为,可以确信,一个有声望,有德行,戎马疆场赋诗填词两不误的教官(据说那就是我的外祖父),是不可能训练某一只枪筒对着他本人(我是说对着我的外祖父)的。这是不合逻辑的,也是没有道理的。即便说那只枪筒它完



全失去了方向，那它完全可以他妈的对着树呵水呵野鸭子呵发生作用。所以，我猜想，当那个不合常理的非常时刻到来之际，就是说，当那只我外祖父训练着的枪筒突然不是对着靶子，也不是对着鸭子，也不是对着树，也不是对着水，而是对着我的外祖父，砰地一声，冒出黑烟，之际，我的外祖父——一个据说有声望，有德行，戎马疆场赋诗填词两不误的教官——把他极其有限的有生之年的最后一瞥，首先投向一只冒着黑烟的枪筒就有了极大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所以，我猜想，事情多半是这样的：1. 我的外祖父首先是——如果还来得及的话——无比惊讶地（他不能不惊讶）往那只还在冒着黑烟的枪筒的方向投去天真和询问的一瞥，就这个枪筒所指向的错误角度产生了一瞬间的疑虑和责问；2. 但是，白驹过隙，来不及表达；3. 因为我的外祖父迅速地仰面朝天倒下，原本只在外祖父血管里面穿越的红色液体哗一下如江河横流奔泄而出，且以某种夸张的手法，在我外祖父倒着的地上，瞬间完成了一幅有关我外祖父正当盛年的身长和体形、但是失去了意义的红色素描；4. 所以，我的躺在地上的外祖父在变成一副匪夷所思的红色素描的最后一刻，在闭上他那渐失光泽的眼睛之前的最后一刻，很可能只来得及看上一眼当年没有被今天的各种化学各种物质污染过的湛湛蓝天，也许还包括那蓝天后面更广袤的无限（他是否在那个最后的瞬间看见了我们这一群他的未来子孙呢？这成了一个永久的，没有答案的疑点）。它们就那样永久留在了我外祖父的瞳孔里，可惜我们看不见；（我在这里只能稍稍不合语法规则地使用分号，因为只能使用，别无它法）5. 无须赘述我们因之同外祖父失之交臂；我们对外祖父的所有描绘，我们对外祖父的所有依恋，我们对外祖父的所有痛惜，我们对外祖父的所有怀念，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承认——多半流于想象。

总之，无论如何，我的外祖父失去了率领我的母亲我的姨妈我的舅舅扶着我的外祖母椅子扶手，向蒙着一块黑布的照相机投去他合理的，正常的，天经地义的一瞥的任何可能。所以，站在我外祖母椅子后面，扶着她的椅背扶着她难免伤痛的后半生的那个人，从外祖父变成了我母亲。

9

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纪念你的一切供献，悦纳你的燔祭。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竖立旗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他们都屈身仆倒，我们欲起来，立得正直。

——《旧约·诗篇第二十章》

10

要开出Santa Rosa，才会到达杰克·伦敦的墓地。要路经那座白色的小教堂，才会到达杰克·伦敦的墓地。那座白色小教堂不是幼年艾伦每周随他妈妈要去的教堂。不是无论冬夏每周艾伦必和他的兄弟姐妹随他妈妈走一个小时方能到达的教堂。在零下二十几度的冬天，艾伦说，我们开车去吧妈妈，冷呵。妈妈说，凡去见上帝的人都是走着去的。艾伦的妈妈就这样向上帝走去了八十多年，如今离上帝近在咫尺。医生说她最多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医生对艾伦妈妈说这一切的时候艾伦妈妈脸上始终带着美丽的微笑。上帝的意志无所不在哦阿门。

艾伦要求同我在那座白色小教堂前面拍一张照片。这个要求多少含着一些艾伦对未来的憧憬或希望我猜想。现在这张照片躺在我的书桌上。照片上的蓝天纤尘不染。白色的小教堂尘顶直指蓝天。在下面，在白色的教堂大门下面是艾伦和我。艾伦搂着我的肩，风情万种。无论走到哪里，艾伦总是这样搂着我的肩。为此Yuki对我进行过一场同风化有关的谈话或者规劝。为此艾伦笑说你不像

是Yuki的母亲倒是Yuki像是你的母亲。为此不在美国的那些时候，我时常把艾伦放在我肩上的那手拿下来，只把它握在手里。正像有一次艾伦握着我的手，在一个苹果园。那一次艾伦、甘布和我三人经过那里。艾伦停下车，我们三人走进去。艾伦随手摘下一只硕大的苹果塞在我的手里。我说唉唉这不是偷吗。艾伦和甘布开心大笑说这里遍地都是苹果谁愿吃谁都可以摘的呵。要试试吗？自己摘的感觉不一样哦。我笑，说，我不试我可不想在你们国家进监狱。但是艾伦已经拉着我的手，把它举到一枝苹果枝上，再用另一只手固定住，让它抓住一只苹果，然后拉了下来。哦哦一个优秀守法的中国公民就这样活生生在美国的苹果园里被逼为贼。现在写着这些文字回想着教堂尖顶上的蓝天苹果园里的笑声有些忧伤。分明有些什么正在过去不再重来，有些什么正在到来即将过去。

11

欧洲杯尚未结束，但我已经退出观看，不必再半夜起来，朵朵也不必每夜陪着，每次憋着直到中场休息才跌跌撞撞跳下沙发冲到卫生间尿尿去。失去了英雄，失去了主义，失去了高贵，失去了勇敢者，这个世界失去了这一切。总之，我们不看了，我们可以睡觉了。保留了一份本地报纸上的球迷日记，算是我对这场球赛的哀伤纪念。想在电话上读给Yuki听，Yuki说有什么意思哦不听不听！哦哦这场球赛看得如此落寞，这个世界无人共语。

12

刀郎的歌是这样地，这样地让人想起往事，想起掠过西北高原的风，想起满天黄沙，想起湛蓝的青海湖底，想起走过的干涸河床，想起莫高窟上的中秋之月，想起深信无疑愿为之死的爱情，想起让人欲哭无泪欲笑无声的青春。

13


那么,什么叫做青春呢?

14

什么又叫做青春已逝呢?

15

作品·节选(2)

我一直想,我最终变成一名教师而没有变成别的什么,究竟同遗传基因是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在我们家里,我外祖父是教——写到这里我在审慎斟酌,“教”字后面用“师”,还是用“教育家”?为谦逊故,宜用前者;忠于事实,则应用后者。掂量结果我决定采用后者。其依据是借用我国惯例:对没有明显错误的死者在悼词中一般“就高不就低”——所以我现在接着说完刚才那句话:我外祖父是教育家。我母亲说他老人家为了查办收回那些被豪绅占用的公地兴教办学,在比我现在年轻得多的年纪就死在后者的枪口下(在前面的笔记中我已提及)。另外,无论如何,我的父亲母亲应该列入光荣的人民教师之列。这样说的文本依据是我母亲的教师退休证;另外便是,我父亲的平反通知。只是,我父亲的平反通知是我母亲坐着火车转汽车,到从前我父亲最后执教的那个小城的教育局去代领的。所以我父亲见到的——如果他见到了的话;而我母亲坚信他见到了——是那张平反通知的灰烬状态,它表达为有机分子式——。因为我母亲坚持要让我父亲读到

那张盖着中共钢印的平反通知全文：**中共某某省某某县委关于某某于一九五九年错误定为历史反革命的平反通知……**我母亲坚信，唯有将这张在我们凡人的眼睛中一等二十好几年而在时间的长河中仅为一瞬的通知，在我那含恨离开了这个世界的父亲墓前变成一种灰烬，我的在天上的父才能读到原文。对此，我们兄妹深为怀疑。

事实上，我们兄弟姊妹中，谁都没有再走上讲台；除了我。我必须说，这不是我的愿望。我还认为，这也不是我的父母的愿望；尽管我父亲每年清明都会在他的墓碑上严肃地问我们：

你愿意作一个播种者么
遍周遭都是流沙与乱石？

……

肯定不愿意。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我们的墓碑上再刻上这么叫人伤心的文字。但是，也没有想好那么究竟刻什么别的字。理想的字句已经被人捷足先登。比如：“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迟早都会发生”，可惜这么又洒脱又俏皮的一句被一个英国人先用了。又比如：“怨我不起来啦”，这个抱歉又被一个美国人用了，等等，等等。这些字句都还不坏，向死而生，值得采用，估计我们的儿孙站在我们墓前看了心里不会难过。但是问题在于你还没来得及爬进坟墓，人家已经把这些文字据为己有。当然，如果刻上“拉普拉普，某年某月某日，和他的战士们，在这里打退了西班牙入侵者，杀死了他们的首领”也不错；但是，我们又不叫拉普。

是啊，谁能在一九七七年理智地选择职业呢？谁能呢？那一年只要能迈进高校大门，管它什么高校，谁都会兴奋得几天几夜手舞足蹈。相反的例子是，一个发愤学习的中学同学，因为没有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光辉的一九七七年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校门，忧郁而生疾，生疾而跳江，跳江而身亡。何况那一年，那张盖着钢印的，被我母亲化为灰烬状态的，既可以为我那早不在意这个世界的是是

非非的父亲平反，又可以证明我将扬眉吐气不再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平反通知，还迟迟地、迟迟地没有到手；而且，当年人民政府郑重其事为我哥哥戴上的右派帽子，也还暂时没有出现可以不戴下去的可喜倾向。想一想吧，想一想吧，在这样一种又叫人兴奋，又叫人沮丧，又叫人迷茫的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中，一个报考了五所外语院校，同时又被五分之五地拒绝了的名列本市第一的外语考生——读者是否可以从至今没有达到心静如水的上述语感中读出来，那个不幸而杰出（或者说，杰出而不幸）的考生不是别人正是我？——在意外地、绝处逢生地收到一份地方师专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还可能有别的选择吗？

可我的母亲认为，**百分之百地必须作别的选择。**

我记得那年冬天，天空中飘着一点具有南方特点的盐粒一样的碎雪。我记得我的母亲为了支持中国近当代史上这一最具历史意义的入学考试，乘着火车披着碎雪从我的故乡来到了我正在当着工人的工厂里。她每天绝早起床，步行五公里去集市买煤买米买菜买一切那段时间我同我的家庭必须的生活用品，再步行五公里把它们艰难地弄回来，身上散发着碎雪融化的冰冰气息。这些碎雪融化在我母亲灰色的旧棉袄上，弄得一直到次年三月我母亲的每一句话仍然具有碎雪效果。这样，在某一个黄昏，当那张意外的录取通知书到达我们厂部办公室的时候，我母亲立即发表了一个碎雪一样的冰雪宣言，完全不掩饰那种非常明显的仕家倾向（哦哦错误的倾向呵）：师专录取通知书？先我就不跟你说什么留学不留学（我说过了这是我妈妈永久的心病和移交给我们的沉重的梦想）的事了吧。一个有志的女青年可能目光短浅到看重一张师专录取书？！还是什么师专中文系？！你忘了妈妈对你的期望了？你忘了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了？你忘了你爸爸死前一周说的要**你们黄家**——我母亲在这里使用了一个表示相当血缘距离的词组：**你们黄家**，以表达她对我的没有理想没有追求的充分的蔑视和否定——子孙后代永不搞政治永不搞文学的话了？你太让妈妈失望了……！关于要是明年连报考资格都没有了怎么办呢，要是明年连

师专也不录取我了又怎么办呢，对于我这样的最多就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活在这个有点奇怪的世界里，是不是应该现实一点面对这个有点奇怪的世界吧这类话，我那气宇轩昂的母亲连听都不要听。

要平息这样一类看似不起眼的家庭风暴，在我的家庭不是那么容易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平息风暴的经验，就像有生以来第一次遇上海难的不幸的水手或者船员。所以，这一次不太常见的家庭风暴的最后平息地点，是在距风暴起始处五百公里之外的某个电信局的长途电话亭里。多年以后，在那里，也就是说在我的故乡，“公用电话——长途直拨”已经像晴朗夜空中的星星一样，星罗棋布，布满全城，包括厕所（某些）。所以，多年以后，在我的故乡的公用厕所（某些）里人们可以放心用厕，不必担心抢劫呵这样的事件时有发生。因为，退一万步，即使这样的事件发生了，您可以提着裤子不用跑出厕所就可以直接拨打110（哦哦这样的事虽小可是一旦发生还是让人尴尬而且难以启齿的哦是不是，尤其是在没有那么多不胜数的公用电话，更不用说，成千上万部手机出现之前）了。很多年以前我的一个中学同学（男性；如果是女性，将更加令人心惊）就是这样在一座公用厕所里（没有公话）受了这类惊吓：首先，没收手纸；第二步，抢掉钱财。但是，唯一可以告慰大家的是，我那胸怀天下放眼世界的的老同学对我们说，“良知尚存的劫厕者在胜利撤离时退还了我的手纸”！最后这项善举令我那蹲在茅坑上被抢劫一空的老同学感动不已。总之，说来说去，一切缘于当年公用电话的缺乏，尤其在厕所。

离题远了。离题太远了。毫无办法有些时候追忆的流水一碰到闸门打开就管不住地到处流淌。现在还是让我回到家庭风暴。所以，在当年，在刚刚过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九七七年，我哥哥只能快步走进我的故乡的唯一一家电信局而非别的任何场所，迅速填好一份长途电话申请单。在一个很像是未来某个现代家庭淋浴间样的1号间或者2号间的玻璃匣子里，我哥哥吩咐我用尽短时间复述完毕我那份倒霉的录取通知书同我母亲之间的巨大分歧。